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25

2009年4月13日

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下）

— 我讀李零

中國稅務學會 張木生

第二章 現狀史學與史學現狀的反省

七、資本主義的小國崛起與所謂的“大國崛起”

2007年最火的文化現象可稱之為大國崛起。其著書文章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但最有影響力的是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我們又一次聽到《河殤》聲音（之後的引稱《大》片）。只不過當年的悲情版變成了如今的豪情版。它教育我們，西方是在市場經濟的田園詩中崛起，主題完全是預設的，然後任意剪裁和拼接歷史事實，目的是再一次警示國人，不可錯過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快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接軌。只要我們讀一讀斯塔夫理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立刻頓悟《大》片是西方中心論的大拼盤。

（一）小國崛起和崛起秘密

伊比利亞半島海盜們的故事。吃熏肉，要香料，而香料產自印度和東南亞，於是發生了百年戰爭（十字軍東征），事實，怎麼寫？事實背後的前提和邏輯，見仁見智。“貿易立國”？用煽情的語言來謳歌葡萄牙人到達印度和西班牙人發現美洲。香料貿易上利潤十倍，葡遭到強大對手，剛剛統一的西班牙。哥倫布發現美洲，西班牙斷了葡萄牙的財路。太假！當時的歐洲根本無法與亞洲形成真正的貿易，歐洲人無法生產出可以交換的商品。

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人文明的水平。於是就在海上當起了海盜，搶虜~燒殺~搶虜。西方人運氣好，印加帝國的金庫被打開，殺人和掠奪美洲大量的銀礦，這才有貿易，收購香料。《大》片卻胡說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對達·伽馬發現亞洲的“威脅”！¹其實“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被阿拉伯商人壟斷，又被奧斯曼帝國阻斷。激起歐洲人冒險，野蠻的是歐洲人，”《大》片不真實得噁心！歐洲人就是要做海洋的主人，阿方索·德·亞伯奎攻佔霍爾木茲島，攻克馬六甲等，兩年後到達廣州。中世紀的歐洲生產力、技術、文化比阿拉伯人落後，更不要說與東方的代表中國相比了。

將火藥和指南針技術充分地用到了軍事上，屠殺和“三角貿易”，“強盜~殖民經濟”，經濟總產量83%的金銀生產被西班牙人佔有，但為什麼18世紀60%的金銀又被中國擁有？作者不說了。

更重要的是，還因為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當時生產不出什麼能使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東西。歐洲製造品通常比東方產品質量差、價格高。達·伽馬的一位同伴說：“我們沒能……使這些貨物按我們希望的價格出售……因為在葡萄牙能賣得300里爾的一件很漂亮的襯衫，在這裡僅值……30里爾。”

¹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第34~35、430頁。

《全球通史》很精彩地記載了葡萄牙人是怎樣完成了“貿易”的：
……航行中發現幾條從麥加返航的無武裝船隻。他捕獲了這些船隻，並且，用他的一個葡萄牙同伴的話來說：“在搬空船上的貨物之後，禁止一切人將船上的任何摩爾人帶出來，然後下令把船燒了。”還有一個同時代的葡萄牙人宣稱：“誠然，對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來說，確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權利；在歐洲，我們還承認其他人有反對我們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不得超出歐洲範圍，因此，葡萄牙人作為海洋的主人，沒收任何未經許可航行於海上的人的貨物，是完全有道理的。”²

也就是說，地理大發現並沒有在解決西歐與亞洲商品貿易的根本問題——市場交換。因為歐洲的製成品的品種不僅沒有什麼新奇的品種，而且同樣產品還質量差，價格高，缺少競爭力。同時，歐洲又不產什麼原材料。商品沒有互補性，歐洲產品又嚴重缺乏競爭力，因此即使有地理大發現，一樣不會形成大批量的貿易。但是，為什麼貿易量會在幾年內成倍增長呢？電視片自然不會說——雖然《大》片零星提到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屠殺和掠奪。

第二集說到荷蘭的崛起時，只有鬱金香的甜美和蜜蜂般的勤勞。“一把小刀崛起的故事”，鱈魚曾是歐人重要的熱量來源，發現了盛產鱈魚的紐芬蘭，關鍵是歐洲人原不會用鹽醃製魚，刀子是否真的一刀開魚，關係不大，兩件真事，但掐頭去尾，聯繫起來，紅燒二段，這是編劇諳熟之妙。

另一個故事是英格蘭設計一種造價更加低廉的船打敗對手，也是事實。關鍵是這種國際分工是一一些人搞海盜殖民貿易，一些人幫強盜運贓物！

荷蘭人也是海盜，將葡人逐出馬六甲和錫蘭，佔臺灣、亞馬遜河西岸。在臺灣的“紅毛鬼”，一點不可愛，而斯塔夫理阿諾

² 吳象嬰、梁赤民譯，斯塔夫理阿諾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斯知道的很清楚。他說：

為什麼只有大約兩百萬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高度文明的、擁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的亞洲諸國家呢？葡萄牙人運氣極好，能利用不久就開始從美洲大陸源源而來的鉅大的金銀供給。大批大批的金銀來自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金庫，也來自墨西哥和秘魯的銀礦；它們來得恰是時候，使葡萄牙有足夠資金與東方通商。如果沒有這筆天佑的橫財，葡萄牙人本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因為他們既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令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製成品。正如達·伽馬所發現的，葡萄牙人原本很難找到可用以交換他們所需要的香料的東西。這種東西由美洲的銀礦提供了。因此，有人評論說：“哥倫布的航海是對達·伽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補充。”

繞好望角長距離航行時，船隻常失事，代價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於沒有任何商品可用來交換有利可圖的海外貨物，就用船裝運美洲大陸的金銀去收購香料；因而，他們出售香料的價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航行的費用。結果，葡萄牙人進口的香料在西歐比起由陸路從中東購進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

這才是其中的奧秘！而電視片不僅不去指出美洲的金銀與亞洲的香料的聯繫，還竟然聲稱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對達·伽馬發現亞洲的“威脅”。似乎在故意將其間血肉依存關係給割斷，甚至想辦法避免觀眾去猜測美洲發現與亞洲航路發現之間的關係。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真讓人不懂這些歐洲人為什麼愛遠惡近！

還有一點，片頭部分除了用“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壟斷，接著，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阻斷。歐洲急於擺脫困境……”這樣不真實的文字敘述地理大發現的原因，還大量描繪了西班牙人與穆斯林統治者的戰爭，似乎是兇殘的、野蠻的穆斯林煥發了歐洲人用冒險精神開闢一個真正市場環境的國際貿易關係。歷史並不是這樣，斯塔夫理阿諾斯在書中說：“阿拉伯人是愛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們在經濟

上為自己所定居的地區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服務。因此，隨著每個外僑社團都能享有習俗、宗教和貿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區呈現著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他記述了當時的一個旅遊者的話：“安全感和公正原則已穩固地確立，因此，商人們把許多貨物從沿海各國運到那裡；他們不會想到有必要檢查賬目或照管貨物，便卸下貨，毫不猶豫地送貨到可獲利的市場和集市上去……每艘船，無論它來自哪裡或將開往何方，入港時都會得到和其他船一樣的待遇，不會遇到任何麻煩。”

其實，葡萄牙人才不是一群“商人”，他們除了對穆斯林商人進行海盜掠奪，用搶劫來的金銀進行“貿易”外，還“要求作為‘海洋主人’”。“這一帝國的締造者是傑出的阿方索·德·亞伯奎，他從1509~1515年……攻佔了索科特拉島和霍爾木茲島……企圖佔領卡利庫特，但失敗了，遂攻取位於馬拉巴爾海岸中部的果阿城……攻克馬六甲，控制了與遠東通商的必經之地馬六甲海峽。兩年後，即1513年，第一艘船抵達中國口岸……先同中國政府鬧糾紛……獲得了在廣州下游的澳門設立貨棧和居留地的權利”。

中世紀的歐洲生產力、技術、文化比阿拉伯人落後，更不要說與東方相比了。這時的歐洲是歐亞大陸最落後、野蠻的地區。只能這樣看待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早的“崛起”：

窮則思變。由於熟悉海洋和有在非洲西海岸進行海盜式掠奪的傳統，伊比利亞半島的居民偶然發現了到亞洲的航路並發現了美洲。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是，這個時期歐洲人將火藥和指南針技術充分地用到了軍事上，因此他們對非洲、美洲等地居民有“非對稱”的軍事優勢。利用這些，他們通過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屠殺活動，建立了這樣一個三角貿易：搶劫美洲金銀——運到亞洲換取商品——運到歐洲販賣。這種非經濟的、海盜式的“商業活動”使這兩個國家獲取了鉅大的財富，從而成為這個時期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18世紀西方人征服美洲，除快馬利刃和槍炮，還有一件武器，是歐

洲人帶來的傳染病：天花、麻疹、傷寒、斑疹傷寒和流感。歐洲人有免疫力，美洲人沒有。這類病多是病毒類疾病。他們是細菌戰的發明者。

這才是歷史真實。

“到 16 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 83% 被西班牙佔有。”編劇顯然不願意解釋為什麼僅僅過了一個世紀，東方的中國竟然擁有世界金銀的 60% 以上。西班牙人的金子銀子怎麼長了腿，大部分跑到中國了？因為這樣一解釋，血腥的三角貿易就露餡了。

斯塔夫理阿諾斯是這樣描繪荷蘭人在 17 世紀初的經濟成就的：“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修築了一系列使他們得以控制形勝要地的城堡……葡萄牙人被從東印度群島趕走……將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1641 年）和錫蘭（1658 年）。荷蘭人也騷擾英國人，阻止他們對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滲透，迫使他們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據點……在“福摩薩”（臺灣）建立一個基地，從那裡控制了前往中國、日本和東印度群島的商業航線……1612 年在曼哈頓島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經過十年打打停停的戰鬥，荷蘭人控制了從巴伊亞一直到亞馬遜河的巴西海岸……1652 年在南非好望角開拓的一小塊殖民地”。中國人最早在臺灣認識的這些紅毛鬼，一點也不可愛，一點不像天使。

擁有火槍和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對付手持冷兵器的黑人、印地安人時，成敗的關鍵已經不在於能組織多大的軍隊，而在於籌資能力。因為資金規模的大小決定船隊的大小和數量，火器的水平，接著，18、19 世紀期間，荷蘭全部併吞了這些保護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域帝國。³

荷蘭最最輝煌的是東南亞殖民、海運和控制了香料貿易，在東亞、非洲、北美洲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這才是建立金融體系和發行股票的基礎。和西、葡、英對抗的基礎——最適合強盜~殖民經濟的資本結構模式，籌資能力堅定籌資。早期的海盜冒險，都是皇室投資，利

³ 斯塔夫理阿諾斯：《全球通史》。

潤 80% 歸皇室，規模和分配決定一切，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發股票解決了這一問題。從貴族到平民、漁民、鐵匠，從將軍到士兵都參與，東印度公司平均年分紅利息 18%！公司被授予開戰、講和、建殖民地、修築城堡和鑄幣的權力。18、19 世紀建立起龐大帝國。

在荷蘭人玩這一套時，山西晉商不僅有了股份制，有了金融票據信用證，而且發明了農產品期貨“買樹梢”。山西人是正當貿易，人家是強盜隊伍！荷、西、荷、英就是這樣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其實“大國崛起”都是小國崛起，西方傳統和草原文明有共通之處，政教大一統下的強盜經濟。

沒有完整主權的荷蘭都發展成一超級大國。資本沒有祖國，資本的戰士最聽錢的話，哪裡賺錢哪裡去，哪裡發財哪裡安家。

荷蘭人最終衰敗在缺少一個完整主權的國家，英國殖民地多，不讓你荷蘭人去。

“日不落”的故事。1580 年，弗蘭西斯·德雷克環球掠奪，霸南美，佔西班牙殖民地，給投資者帶回 4700 倍的利潤。資助者伊麗莎白一世分得 16.3 萬英鎊，是政府一年的支出。編劇說了“可以說的”，沒有說“必須說的”。17 世紀中期，香料、瓷器、絲綢已不是主要商品，糧食、棉花、煙草、咖啡、甘蔗是貿易的主角。生產這些條件最好的是美洲，印第安人是天生寧死不做奴隸，但黑人（非洲）可以。法國大而強，但土地肥沃，農民深戀土地，政府不許新教——胡格諾派移民，而英國海外瘋狂圈地。法國人口遠多於英國，英國移民 30 萬，而法國到北美兩萬，英販黑奴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和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種棉花和鴉片。

18 世紀末，工業化革命前，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其實英國的皇權與中國相比，本來就不是一回事，13 世紀，25 位貴族代表“協議”大事，貴族政、經、軍都獨立。

和大憲章也沒有什麼關係，從大憲章頒佈三百年，荷蘭稱霸世界，英國乾瞪眼。

英國人等從非洲捕獲和販賣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隸勞動生產大量的糧食、棉花、甘蔗、煙草、咖啡等產品運到本國（鴉片當然運往別國）。這就形成了新的“三角貿易”：非洲~美洲~歐洲。（當然，這個時期還套著另一個三角貿易，就是用在殖民經濟中賺來的錢和搶來的白銀與中國人做生意）。新產品、新路徑、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國。到 18 世紀末，工業化革命前，英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建立強大的海軍，在海上建立霸權，進可攻，退可守，從海上實現外線作戰，才是英國崛起的秘密。

《大》片大肆詆毀克倫威爾的流血革命，大肆吹捧起 1688 的光榮革命，這是影射史學，倒霉看反面。光榮時，英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和資源，傲視全球。這是較少流血、光榮革命的經濟基礎。

歐洲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就有挺現代化的公民權利，有議會民主制度，古希臘和古羅馬最主要的生產方式“強盜~殖民經濟”。羅馬人長期依靠侵佔掠奪整個歐洲的財富、人口也包括阿拉伯世界的財富、人口來生活。成熟期的羅馬公民不做任何勞動，只從事軍事訓練、作戰、藝術和政治。你看美國的樣板戲《亞歷山大》和《三百勇士》，一樣的高大全，把“自由”帶給歐亞大陸，萬王之王，不僅僅奪取城池美女，也學習波斯的高科技。士兵在外賣命，在內分配，分配“勝利果實”。平民選舉保民官、變法，平分公地，兩名執政官，一名由平民選出。羅馬帝國最興盛時，面積相當於今日的美國，人口達到一億人，糧食基本上從殖民地掠奪進口，單船達到千噸級。

16 世紀後期到 18 世紀，股份制和金融市場漸次出現。從女皇到女僕，從貴族到工匠，願賭服輸，經濟上已經出現了人人平等，首先是商品市場的平等。從阿拉伯老師處取回六百年前的先進文化，不出現啟蒙運動，公民權利才奇而怪哉！歐洲人最自豪的，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契約關係，民族國家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工業革命沒有一點血腥，這是編劇暗示。沒有外部的突發性，不會有內部的大變革，強盜殖民經濟創造了需求和工業革命。斯塔

夫理阿諾斯把工業革命的強盜殖民地的需求和資源的充足供給講得清清楚楚，而編劇們故意疏忽，偏偏忘掉這關鍵的兩點。有了關鍵的兩點，才有了西方人更自豪的科技的無限發展和市場的無限擴張。

斯塔夫理阿諾斯描寫到：

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勞動力挖掘出許許多多的銀子。德雷克在對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獲得了等於其遠航投資額的 4700% 的利潤。伊麗莎白女王為他提供了幾條船，也分得一些股份，淨賺 25 萬英鎊。她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黎凡特公司，該公司的利潤後又用於創辦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確實”，約翰·梅納德·凱因斯說，“德雷克用‘金鹿號’船帶回來的掠奪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國對外投資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幾十萬奴隸被掠去充當美洲種植園的勞動力的形式為歐洲冒險家提供了鉅大利潤。實際上，布里斯托爾因為是奴隸貿易和蔗糖貿易的中心，才在 18 世紀的前 75 年中成為英國的二等城市。當地有位善於分析者寫道，“這城市中沒有一塊磚不是用奴隸的血凝成的。豪華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僕人都是財富的產物，而這種財富是用被布里斯托爾商人們買賣的奴隸的苦難和呻吟製成的”。比奴隸貿易本身更有利可圖的是由奴隸勞動力經營的甘蔗種植園。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主是當時的鉅頭，只有以往在印度發了財的“大富翁”能與他們相比。這些人揮霍無度、開銷驚人，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遜灣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這樣，新經濟的產生最主要的條件：新的需求；新生產力需要的資源條件——對工業革命來講，就是資本積累能力和數量——都具備了。最後的，其實也是最不重要的，才是當時的技術發展是否能實現和滿足這些需求。但是，看完整個第四集，感覺就是一點：是技術革命產生了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必備條件被有意忽略了，甚至包括專門

研究科技史的著作也不會不提到需求問題和資源條件問題。

英國從最貧窮，資源最貧乏的小國，變成第一強國，擁有整個北美、澳大利亞、南美、印度、馬來半島和阿拉伯地區很多地區。工業革命是將已有的輝煌延續和發揚光大。它再一次印證了先有國際文化大融合，後有資本主義，先有帝國主義後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最國際化的產物。

法國佬的故事：“法國最終沒能實現霸主地位，都是革命惹的禍”？

法國是“永佃田”制，耕地條件最好的歐洲國家。實際上的“自耕農的地位”，接近中國古代經濟形態，貴族力量大大減弱，啟蒙思想家也在 18 世紀認為中國的今天是他們的明天，“貴族的力量大大減弱，必然形成王權則逐漸強大，暴君路易十四，親政 54 年，打了 31 年的仗”。“任何長期續存的政治制度都有深刻的經濟背景。”

“法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其實是農民問題。”編劇把攻佔巴士底獄的市民當主角，其實是流落進城市的失地農民。拿破侖的戰士多數也是失地農民，“消耗了大量農民，地也多了，農民才老實了”。

我們在第一章中考證過 absolutism（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而不是“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個沒有歷史概念的混沌。其實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它是專指資本主義前夜，高度集權的君主制。這種君主制，是和等級君主制相對，是和權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對。它在歐洲興起和衰落，主要在 16~19 世紀這一段，法國是典型的代表國家。歐洲各國，絕對主義越發達，革命越激烈，法國和俄國就是如此。歐洲走出中世紀，一度提倡專制：抬君權，壓教權，抬專制，壓封建。18 世紀，他們還羨慕過我們的專制。絕對君主制取代等級君主制，權力太大，威脅市民社會，引起反彈，才有後來的革命，申民權，抑君權，再掉過頭來反專制。

他們是反封建在前，反專制在後，專制是封建的對立面。

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重心在歐洲。法國也有不少殖

民地，但和歐洲其他小國比，“先進生產力代表”——海盜~殖民經濟，動力要弱一些，耕地條件好得多。

拿破侖是個複雜人物，他是個“革命皇帝”——革命革出個皇帝，當然是諷刺，但也不奇怪，拿破侖戰略的重點始終在歐洲。法國也因為出現他，革命更徹底，最終也沒保留王室，而是建立了最早最成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這個時期，最先進的生產力方式是佔有最多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人口，組織最多的奴隸勞動。只有這樣，國家才越富裕，國力才強大。在英法爭奪世界霸權時期，英國學習了荷蘭，通過股份制組織資源，“公司加大炮”的方法，通過不取消農奴制以使用“羊吃人”的手段和宗教歧視把大量農民和新教徒逼到殖民地的手段，投入國家軍事力量佔領並且充分開發了大量殖民地。而法國則主要用通過國家稅收等方式組織資源，動用國家軍事力量對外入侵，雖然初期確實有利於擴張殖民地。但法國因為自耕農體制使農民缺少移民衝動，因此難以鞏固殖民地，所以在很多地方殖民地被英國移民的軍事力量驅逐（包括加拿大和美國中北部，包括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部分地區）。一直到拿破侖時期，法國為了歐洲戰事，甚至出讓和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在這個大好時期一直把在歐洲建立一個強大中央帝國作為奮鬥目標，離當時最先進生產力方式漸行漸遠，失去了成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機會。

《大》片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教育中國人要口服心服地相信西方大國崛起確實是人家有創新、冒險精神，人家就是比咱們有志氣。教育中國人要老老實實地遵守西方制定的規則，千萬別有什麼懷疑。

在一個農業社會的民族國家，皇權的衰落就意味著諸侯的強盛。諸侯的衰落意味著王權的強盛。如果說英國的王權衰落出現了貴族與王權協商的局面。法國貴族的衰落形成了歐洲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大國，那麼德國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或者說是保留了氏族社會禪讓制的遺風——選舉國王。到了 14~15 世紀，英國、法國、俄國都開始有中央集權特徵的時候，德國乾脆取消了作為民族國家的政權

機構。從羅馬帝國解體後，原來羅馬帝國領土上大家的“國家”形態差不多。經濟上都是領主佔有土地，農奴體制。各領主在治理自己領土內的權力都很大，有軍隊有關稅，很像個小國家。只是德國人做得也太過分了，竟然認為人權大於主權，什麼人都能來德國當個皇帝（大概歐洲人有這樣的傳統，現在還有請外國人來當部長，甚至主張外國人來選總統的）。於是這個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德國為什麼能在19世紀後半葉迅速崛起為歐洲大國呢？因為德國實現統一後，世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已經變了，已經從英國人建立的新三角貿易轉變為英國人開始的工業化。大機器生產創造財富的能力已經遠比簡單的掠奪效率高得多，而且除了中國，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可掠奪的地方了。加快實現工業化是這個時期任何想成為大國的關鍵。

德國統一後僅僅幾十年，德國人除了重化工外，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化學產品：化肥工業、染料工業、製藥工業等精細化工方面都領先於其他國家。這才是奠定德國迅速崛起的根本。

這五百年世界大國崛起的道路只有一條，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道路，蘇聯看似走另一條道路，但在全世界只有帝國主義一種遊戲規則的主導下，全世界處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總體系中，不可能創造其他遊戲規則。十月革命，列寧曾向全世界宣言，未來的無產階級社會，將放棄一切從被壓迫人民手中割取的殖民地。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並未放棄遠東。近年來，我在海參崴看到碩果僅存的列寧像紀念碑，碑上有列寧的言論，大意是永不放棄遠東。二戰前對芬蘭的入侵，二戰後對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的入侵，遊戲規則都是一樣的，毛澤東稱前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一點錯都沒有。

走前一種道路要成為大國，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在全世界攫取儘量多的經濟資源，使自己擁有最大的經濟優勢並成為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雖然血腥味和暴力是特點，但“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地位一定要把握住。

在農業時代，怎麼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沒有條件成為世界霸

主。因為他們的農業資源有限，也不可能通過暴力向南與強大的阿拉伯人鬥，也不可能侵佔北面強大的法國農業區。但是，他們通過一次機會發現了通向亞洲和美洲的道路，於是通過暴力攫取大量美洲白銀，創造了最有“效率”的貿易方式並使自己在東西方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這就成為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了。

荷蘭創造了最適合強盜經濟的籌資方式——現代金融體系。於是奪取南非、馬六甲海峽周邊諸國使自己控制和主導了東西方貿易，成為一個階段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英國掌握了荷蘭的籌資手段，恰好佔領了世界最廣袤的農業區之一——北美，並通過暴力手段進行黑奴貿易，以及用暴力手段建立和維持了高效益的奴隸勞動，從而使自己成為控制世界最多資源和市場的國家，理所當然的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終於成就了一個大國。

很多人把這個時期稱為“商業時代”。但是，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國還是英國，所謂的“貿易”都不是純粹的“市場規則”，都加進去了“暴力佔有”的非市場經濟規則。葡萄牙、西班牙人向東方國家買東西的錢是“搶”來的。英國、法國包括後來的美國佔有的農業資源是搶來的，而且在農業生產中，奴隸的勞動價格是暴力維持，並沒有“交換”規則。因此，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殖民地建立和瓦解過程中，所有的商業活動，生產活動都被塗滿了無辜者的鮮血。美國夢。

所有創造性在暴力佔領大量殖民地之後，都會發揮出來。同時，美國人在電力和電器產業成為工業增長最快時期創造了世界最大的電力和電器產業，於是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

（二）小國崛起大國

從20世紀初至今，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同時，它還向世界50個國家和地區派駐了軍隊”。

美國當時本身只有三百萬左右人口和少量資本，根本不足以開發這些地方。於是，美國人開始了一場長達百年的“改革開放”

和“招商引資”，而且有著濃重的官方色彩。

南達科他州拉斯莫山上的四座花崗岩鉅像，是開國元勳華盛頓、傑斐遜及西奧多·羅斯福和亞伯拉罕·林肯四位總統。美國人之所以認為他們偉大，最重要的在於他們一貫的堅持了特殊的“招商引資”活動。前幾天看到有人援引 *The Native American* 文獻中的內容：“喬治·華盛頓：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製作出優質長統靴！托馬斯·傑斐遜：美國必須滅絕印第安人！亞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鐘屠殺一名印第安人！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不是麼？美國政府有效地組織了軍隊從東向西，從南往北屠殺了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佔據了他們廣袤的土地。然後，他們制定了非常優惠的“招商政策”，前提是殺盡印第安人，剝奪他們的一切，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開始向歐洲人高唱：“帶著你的嫁妝、帶著你的妹妹（妹妹是錯譯，維語的原意是伴娘——作者註），趕著那馬車來”。於是歐洲國家的投資者帶著他們的資本和技術，勞動力帶著他們的財產和技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發財夢。資本主義的戰士最聽錢的話，哪裡需要哪裡去，哪裡發財哪裡安家。美國人口從三百萬迅速增加到三千萬。美國具備了崛起的資源條件。這是歐洲人後裔繼承了西方文明精髓後因地制宜的創造。“實現個人夢想的美國精神”——一點沒錯——只要死掉的印第安人屍體被挪走以後。

隨著資本引入、人口的增長和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對西部原始狀態開發的鉅大需求，美國具備了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一切。一群沒有任何負擔、宗教、人口、階級、資源壓力，沒有傳統羈絆的人為了發財走到一起來，所有創造性都會發揮出來。

山姆大叔殖民擴張和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如何完成的。雖然馬匹最早出現在美洲，但是印第安人沒見過馬，雖然美洲有璀璨的馬雅文化，但是印第安卻沒見過鐵刃兵器。英國人對北美的征服，也可以說美國人對北美的征服，一個連冷兵器都沒有，更不知槍炮為何物，名副其實的“手無寸鐵”的“土著”，在一場完全不對稱的戰爭中，他們幾

乎把原來的主人殺光，從非洲販來黑奴填補。一是殖民擴張和資本積累，二是建立引領世界的規則：1、鬆散的聯邦制無法產生大國和強國，不聯合就會被歐洲列強摧毀；2、1789年的制憲會議是“智者”的超級大國理想，人造中央集權國家；3、開始的民主制，擺脫窮人的壓力，窮人總是多數，發行紙幣“賴掉”欠富人的債務，富人大驚失色；4、獨立戰爭，大量債務，注入富人手中，兌現無望，邦聯無稅權，廢止各州侵害富人的紙幣發行權，鎮壓多數人和兌現國債，這是當時制定聯邦憲法的全部目的！憲法起草人麥迪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侵犯”；5、美憲法奠基人漢密爾頓：“人民是一個大野獸，制定法律保護少數富人”；6、命好：能威脅美國的國家英法正在相互打仗，一旦英國想遏制美國，法國就幫忙，反之亦然。一個遠離強大的歐洲，真正可以把外線作戰的優勢發揮到極至的大國。

一個連續的過程，一個永恆的波濤，到今天也沒結束的跡象。

當美國B-52轟炸機和“戰斧”式巡航導彈穿過巴格達夜空呼嘯而去的時候，一個普通的阿拉伯人會怎樣想呢？也許他想到了昔日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給予洪荒野蠻的歐洲人的種種恩澤，也許他覺得悔不當初用阿拉伯文化當作“橋樑”溝通了歐洲的古今文明卻最終落得了恩將仇報的下場。我們均不得而知。阿拉伯人是多種多樣的，伊斯蘭教派也是五花八門。從“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要伊斯蘭”到文化上穆斯林、宗教觀念已經淡漠的“世俗穆斯林”，應有盡有。Fundamentalism既不能反映也不能概括當今世界伊斯蘭運動，是我們應該深刻認識產生這種理論的背景和緣由，甚至它的“合理性”。美國任何新式武器都不能將WASP觀念（白種人的價值觀）帶給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教授告誡我們，在未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是人類文明最主要的衝突，他最為擔心的是中國儒教文化同伊斯蘭攜手合作給西方文明以鉅大威脅。世界岌岌可危、人類末日指日可待。其實世界豈止三種文明。按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上的說法，人類存在過20幾種文明，現在

世界上也還有七八種文明。文明之間的衝突時時發生，任何一種文明都不能凌駕其他文明之上。亨廷頓也說“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種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處”。⁴ 但願西方人不是口是心非。我們不是也曾有過這樣的邏輯：認為人類社會總是從什麼社會走入什麼社會，最後或遲或早統統進入某個社會，到那時世界就大同了（但當今這個星球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系下，這個需要斟酌的事實你能改變嗎？當年的蘇美爭霸，不就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爭霸嗎）。當世界存在蘇美兩極的時候，各種文明衝突被兩極所掩蓋；蘇聯解體，也非標誌世界只有走進西方中心主義去了。我不相信只有一種文明是普世的文明，文明總是具體的，如同飲料有咖啡、可可、茶……世界永遠不會大“同”。人類必須接受多元文化共存在一體的世界裡這個客觀事實。連美國人自己也有人承認美國不再是“大熔爐”了。到 2050 年美國人口中將有 23% 是拉丁美洲裔人，16% 是黑人，10% 是亞裔；歐裔白人人口只佔另一半。在美國這口“坩堝”裡究竟誰會被誰熔化呢？世界是一座美麗的大花園。花園裡開放著各種色彩鮮艷的花朶，千姿百態，璀璨瑰麗。你可以喜歡紅色的，而他卻熱愛藍色、白色……君子不奪人所愛，愛吾愛以及人之愛，花吾花以及人之花，世界就太平了。⁵

（三）強敵環伺下的俄國崛起

俄國一篇值得思考的是：1、俄國在彼德大帝后，領土擴大了四百倍，但還是歐洲窮國；2、十月革命發生後十年間工業產值世界第二，歐洲第一，看來新經濟政策只能解決封鎖和饑荒；3、俄國革命的主力軍一直是農民和農民為主的士兵，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是權宜之計，一次冒險的勝利；4、當時的世界對外投資都很少，“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採取“新經濟政策”的印度經濟總量只有中國的四

⁴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新華出版社 2002 年。

⁵ 伍貽業：〈世界不會大“同”〉，《讀書》1999 年第 6 期，第 52~55 頁。

分之一；5、西方製造業飽和，資本剩餘，那是 1970 年代後的事情；6、斯大林在帝國主義環境下，“工業殖民”經濟、“先進生產力”模式，也是時勢造就的英雄；7、高積累難以回到農、輕、重的均衡，否認服務業；8、環境決定了蘇聯之路，也決定了蘇聯的失敗。

所有後期工業化國家要實現工業化，最重要問題是能否給工業化提供鉅大的資金投入。尤其是到 20 世紀 20 年代，重工業、化工業投入的資金驚人的高，已經不是早期輕工業的投入概念了。

蘇聯如果繼續新經濟政策，結果一定會陷入這個“低水平均衡陷阱”。這也是被革命後第一個十年，依然沒有擺脫農業國地位可以驗證的。正像片中介紹的，“直到 1928 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

後期工業化的根本問題——鉅額投資問題始終存在，但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有了條件變化。到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西方工業國的製造業投資已經接近飽和，世界“先進生產力”開始向“後工業化”發展。在後工業時代初期，發達國家開始出現“剩餘資本”。這些主要是以政府貸款方式溢出，和為了東西方對抗的“援助”溢出。這些資本總量還很小，對於支持一些“後院國家”和與社會主義對抗前線國家和地區是可能的。韓國、泰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等彈丸之地還可能取得充裕資金。對於中國這樣六七億人口國家，就算中國共產黨投降了美國，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因此斯大林創造了“工業化~殖民”時期最“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模式。斯大林是天才，但也一樣是時勢造英雄。中國人只是幫助俄國人打贏了對俄國人更需要的朝鮮戰爭，才真正得到蘇俄的援助。但中國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很快就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今天這樣的國家在第三世界也不多。

計劃經濟肯定有自己的缺陷，因為任何選擇都必然失去另一個選擇的好處。選擇了高積累就難以回到農、輕、重的均衡發展。計劃經濟本身被否定，這就在 60 年代以後失去了“先進生產力代表”

的地位。尤其是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把東西對抗作當成沉醉在“超級大國”美夢的繾綣中，強化了自己弱點而更遠離另一種選擇的機會，是蘇聯失敗的根本。一個崛起的大國很容易走向稱霸世界的最終道路上，尤其是像俄羅斯這種本來就崇尚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

目前，主流經濟學家談到計劃經濟時完全是一種鄙視態度，似乎計劃經濟一無是處。完全是領導人拍腦袋選出來的錯誤路線。

這樣一說，西方文明就被描繪為工業現代化、高技術、政治民主、平等自由、普遍人權，博愛而又有法治。好東西全了，壞東西一點沒有。西方人在整個崛起期間對全世界進行的侵略沒有了，經濟活動的血腥成分沒有了。

其實，《大》片忽悠的全部目的集中到一點，都是為了教育中國迅速與“崛起”的國家“接軌”，為中國的崛起煽風點火。但歷史不可複製。《大》片有一句中肯的話：“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同時它還向世界 50 個國家和地區派駐了軍隊。”美元霸權的背後是軍事霸權，軍事霸權的背後是以軍工為代表的高技術。美國的軍費開支佔全世界的一半，美國能大把花錢，是因為美元霸權可向全世界收取鑄幣稅。

近年來，王小強接連出版了兩本新著：《投機賭博新經濟》、《史無前例的挑戰》，沒有引起輿論的重視。作者提出“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美國成了全球病灶，在“賭博帝國主義”面前，各國“渴望墮落”。道出了“全球一體美國化”的悖論。描繪了“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中國要“迎接內憂外患的‘共振’”，戰略的“制高點”，“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措施，“西部大開發”，“東部大串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部分啟動計劃經濟，發展“兩頭在內”，開展本土資源的內向型經濟，提倡“神華模式”。

美國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歐、美、日經濟進入衰退。美國的國債、非國債上百萬億美元，美國的全球資產總量 76 萬億美元，現在已縮水 30%，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早破產了（美前總審計長

大衛·沃爾克)。但美國不但不會破產，美元對歐、日、澳元在危機中大幅升值。美國人自信地告訴全世界，如果海嘯淹了美國的腳脖子，那麼，對全世界許多國家來說就是滅頂之災。

美國的霸道，不僅中國學不了，其他發達國家也學不了。在美國的軍工高科技和貨幣霸權面前，一切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通通失靈，因為這投機賭博本來就不是經濟。

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大不了就是引起經濟危機，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往往就是社會動亂，甚至國家分裂。日本金融危機雖然使日本經濟停滯十年，但沒有傷筋動骨。印尼金融危機，立刻政治動亂，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墨西哥金融危機，至今起義的州還沒熄火。巴西的金融危機看起來似乎過去了，但國內政治混亂，治安混亂，始終沒消停過。泰國金融危機後，政治動盪，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新興國家一個個“風光”完了就栽跟頭，沒有一個跳出宿命的圈子，一點也不值得稱讚！一點也不顯得高明！

中國能夠擺脫這個宿命嗎？不見得不行！其實擺脫的辦法會有，關鍵是中國能不能意識到危機的存在。

中國首先要把握住一條——只要貧富分化沒明顯解決，只要社會和諧還沒有最終成果，只要中國的經濟總量沒超過美國，就不要搞金融自由化。就算以後真要接軌，也要等這些問題解決之後。

其次，一定要加大物質生產部分投入。金融資產不能找到投資內容，早晚要搞賭博。賭場既然關不了，抑制虛高就只能增加供給。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快開始以大西線南水北調為中心的西部大開發，這個項目整個下來恐怕要數萬億人民幣。用分解上市的辦法上這個項目，不僅隨時能夠熄滅股市虛火，而且能為中華民族奠定一個千年發展基業，就是賭場垮了誰也搬不走。

如果中國能夠佔盡虛擬經濟的便宜，又能躲過賭博經濟張開的那張大網，讓中國成為實體經濟的第一大國，兩頭在內，開發中國自有資源的大工業，從根本上調整結構，那才叫高明！

美洲國家也崛起過，巴西、阿根廷在 20 世紀 90 年代比他們原來的宗主國還富裕。在今天的金融體系和運作規則下，幾場債務、金融危機，辛辛苦苦上百年，一夜回到建國前。東亞東南亞也崛起過，人稱幾條龍。結果被同樣的規則逼迫統統倒退，經濟停滯不前。在虛擬經濟時代，美國、英國是靠他們制定的經濟、金融規則來控制這個世界的。他們開始少生產，越來越依靠貿易赤字來生活。因為只要貿易項目下的赤字能被金融項目下的盈餘所彌補，只要世界上的活錢都向美國流入，美國人就能過得有滋有味。美洲幾場金融危機，錢跑到美國、歐洲了。亞洲一場金融危機，錢又跑進美國了。這個時期美國只要控制著與黃金不掛鉤的美元體系，只要能時不時的用金融危機把錢趕到他們那裡，只要動不動就在其他地方搞點動亂和戰爭，錢也會往美國跑。一個國家能夠把貿易赤字近 20 年來從幾十億擴大到幾百億，從幾百億擴大的幾千億，現在就達到上萬億級別，幾乎佔美國民品生產的一大半，還能活得興高采烈，有滋有味，不是沒有點原因的。

只有中國和俄國有這樣的條件：以重工業為先導快速實現工業化。由於這兩個國家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同時面對國際市場嚴重的壁壘，因此可以採取和平方式創造一個鉅大的、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成為這個時期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就是說，到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任何後期現代化過程中的大國要迅速崛起，最合理的方法是通過國家配置資源手段提高積累率取得發展資本，並迅速形成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於是蘇聯、中國崛起了，而印度、埃及、巴西等美洲、非洲的大國沒有能崛起。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小國無所謂崛起，因為他們太小，無法也不必要建立部類齊全的產業體系。

過去叫資本主義，現在叫發展的硬道理，都被塗滿了無辜者的鮮血。這種鮮血還不是馬克思說的“資本”剝削的“鮮血”，因為資本剝削是“市場規則”。早期崛起國家身上的鮮血很明確的來自槍炮、大刀、鐵索、皮鞭和棍棒。因為沒有這些，這些國家不可能在市場經濟規則中通過貿易佔有任何優勢。

到 20 世紀中期，世界又發生變化。殖民地紛紛獨立，宗主國分割市場和資源做不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和蘇聯開始有崛起的條件。中國和蘇聯不可能像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用暴力手段獲得工業化資本（蘇聯還繼承了沙俄擴張的鉅大資源，中國則一點機會也沒有了），於是採取了中央政府用非市場經濟規則集中和配置國內資源，以重工業為先導快速實現工業化。

到 19 世紀下半葉，也就是 1870 年前後，世界上美洲、澳洲、非洲基本瓜分完了。亞洲的中亞、南亞、東南亞也早就被瓜分完了。都成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剩東亞的日本、琉球和朝鮮。西方文明的崛起在殖民時期，靠的是直接的搶劫和奴隸勞動。到了工業化時期，由於殖民地都是各宗主國的地盤，同時殖民地人口激增，因此殖民地的大小其實就是市場的大小和資源的大小。

西方人自古以來都沒有過像樣的市場經濟。古羅馬時期是搶劫加奴隸勞動。奴隸勞動中，市場經濟基本要素——勞動力——根本不是商品，怎麼是市場經濟？中世紀農奴的勞動也不是商品，而且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一直不准買賣，怎麼叫市場經濟？到了殖民時期，無論早期的硬通貨是靠搶的，還是後來的奴隸勞動不是商品，也都不能算市場經濟。

只有中國自秦以來土地就是可以買賣的。中國以自耕農為主，而自耕農是不可能“自給自足”的（自給自足其實只反映在歐洲莊園經濟中）。因此市場交換的內容和數量都是同時期歐洲無法比擬的。因此，說不是中國而是西方有市場經濟傳統，完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觀臆斷。

中國人的氣候條件在長達數千年農業社會裡對文化的影響也是突出的。中國氣候是西北冷空氣與西南暖濕氣流交互形成的。今年交互線靠北點，北方就水災，南方就旱災。明年交互線偏南，就是另一種狀態。中國還有一條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黃河。天上兩條龍，地上一條龍。三條龍攪得“周天寒徹”，三年兩大災，中

國成為世界上農業災害最頻繁和嚴重的地區。這與地中海和歐洲氣候相對穩定呈鮮明對比。中央集權治理這樣的環境最有效。

日本就不一樣。土地狹窄，市場狹小，資源貧乏。日本要崛起，只有一條路，就是學習同樣是島國的英國，同時學習同樣後發工業國的德國。必須進行不斷的從西方人手中奪得殖民地的方法來富強。畢竟當時惟一出路和規則就是這個樣子嘛。我們不喜歡的是《大國崛起》編劇忽悠人的態度。

德國崛起，一是統一，二是工業化。德國分裂為幾百個小國，編劇說是歐洲列強強迫的。這是“胡說”、“瞎編”。德國中世紀早期“很現代”。德皇不是世襲的，而是推選的！美國式的，甚至非日耳曼人可以做皇帝。農業社會皇權衰落等於諸侯強盛，反之亦然。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多數是日爾曼人，奧地利，蘇臺曼，波蘭的東普魯士多數是一個民族。

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的前提，編劇要給一個“和平統一”，李斯特統一關稅，貿易方便一些。不能誇大。鐵血宰相俾斯麥先打敗丹麥，後打敗奧地利，戰勝了奧匈帝國，抹殺俾的“血腥強權”，讚揚李斯特的“和平串聯”不是歐洲綠黨的夢話，就是中國精英的編造。普法戰爭，擊敗法國，戰爭統一。

19世紀，在統一的基礎上，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工業超過英國，德國重視國民素質教育。這是崛起的結果，不是崛起的原因。德國作為後發、後搶者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是最好的學生，但結果一定最慘。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引起，德國也被先發的帝國揍得最慘。

（四）崛起 — 挨揍是好學生日本的命

小日本的故事。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的改革如何艱苦。編劇編製日本文化娘胎裡就有“軍國主義”，把人家好好的文化揉進了壞東西，真是無恥。日本武士道，無非是尚武精神，明治維新前上千年沒侵略過朝、中，琉球都未佔，倭寇只是流寇。軍國主義是日本全盤西化的結果。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十字軍精神延續在哥

倫布之後光大，軍國主義本來是西方傳統，“用中國人普遍不喜歡日本人巧妙地為西方掩護”。一是資源規模，一是市場規模。而殖民地的大小決定這兩個基本點。日本和德國在這方面都很慘，德國已是第二工業大國，日本向十幾個西方國家學習，最後選擇了德國之路，比德國還猴急。剛剛起步就對外侵略。德國發動了兩次大戰，日本也明白要崛起只有一條路，從老牌帝國主義手裡奪下市場。2003年日本人隆重紀念最早威脅日本的美國將軍佩理，而中國對鴉片販子顛地只有仇恨。說日本士族紛紛用荷蘭語，就想到乾隆皇帝讓英國使節下跪。一切都是為了批評中國沒有更早全盤西化，沒有放棄傳統文化，中國的專制制度阻礙資本主義發展。

日本戰後的重要思想家竹內好，在1952年美軍軍管期間曾經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今天，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國民大眾齊心合力，為確立獨立的目標而提出國家之理想。我們應當關懷的不是糾纏於法律的、政治性的獨立之名義，而是支撐著這些名義的實質性的獨立，我想，或許該稱其為文化的獨立吧。明治以來，日本的國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視獨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實質內涵，結果失敗了。在國際政治中，被承認為是獨立國，被稱為是一等國，於是便得意洋洋起來，今天看來，那並不是真正的獨立。明治時代教養人今天可能還在把戰前的日本視為獨立國家的典範，然而，我不承認那是典範。那時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動，實際上並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識，總之，不過是被國際上的帝國主義所操縱，盲目地充當了帝國主義的炮灰而已。名義上獨立，而實際上乃是別人的奴隸。今日的被佔領乃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並非是因為戰敗才失掉獨立的。我們這一代人，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懂得了這一點。⁶

⁶ 竹內好：〈國家的獨立和理想〉，載孫歌編，李冬木等譯，竹內好著：《近代的超克》，三聯書店2005年。

在今天讀竹內好 50 年前的發言，不免讓人唏噓，感嘆半世紀以來，不只是日本，更為寬廣的東亞地區並沒有取得竹內好意義下的實質獨立。

日本知識界的集體短視症是形式主義的產物，是與政體、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共謀；無法面對最基本的存在價值的問題，又如何能夠認真面對歷史問題，又怎麼可能與其他國家達到內心真正的和解呢？簡化地說，我們要問的是：戰後的日本至今到底是不是獨立的國家？如果是，那又為什麼會容許大量美軍駐紮在自己的領土上呢？你當然可以說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是戰敗後進入冷戰時期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冷戰不是結束了麼，到底還有什麼正當性繼續保留美軍基地？要保留到什麼時候？坦白地說，不經過全民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爭取獨立，就是全面性的共謀、共識，就等於是以前以美國的軍事力量來交換日本的經濟發展，受惠的是日本，但是受害的是整個亞洲，讓亞洲無法走向獨立的道路。如果要美軍持續滯留是全民的選擇，那為什麼不能大膽地承認日本是美國的藩屬國呢？進步的日本知識界是否該跟亞洲其他地區一起徹底面對戰後的日美關係？嚴格地說，政治、軍事乃至於知識上，日本戰後從來就沒有獨立過，一直就跟韓國、臺灣地區一樣，是美國的附庸。這個問題不是政治正確的問題，是關乎基本生存的主體性問題。

換句話說，日本戰後的所謂成功，僅止於經濟，不論在政治及文化上，都沒有贏得亞洲人的尊敬。而能夠受到尊重的前提之一，就是得重新思考日本自身在東亞區域中的身份、認同與位置。

在與日本批判圈大量友人的互動中，我積累了以下的問題：從當下的觀點來看，日本主體性的內在問題來自於二戰戰敗後的“共識”：美軍的接管帶來了民主（這個“上帝賜予的禮物”）與經濟繁榮。從殖民者快速轉換身份變成美國的軍事殖民地，從加害者快速轉變成受害者，消解了日本社會積極面對、反思它與前殖民地與被

侵略地區關係的契機。再加上冷戰體制的快速形成，也阻絕了前殖民地逼迫日本帝國進行反思的推動力量。於是，日本戰後社會的共識，就是丟開政治，從事經濟生產，忘記過去這段不愉快的歷史，只看未來，反正民主也有了，國防軍事就交給美國吧！這首先意味著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的復甦，乃至於如今成為所謂的經濟大國，其實是依附於美國軍事防衛力量的結果；當然，它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亦即表面自主獨立，其實臣服於美國，文化上與其他亞洲地區一樣是第三世界，但是又不願那樣來自我定位，跟鄰居站在一起。⁷

竹內好無形中給人一個印象：日本雖然戰敗了，但是從“近代思想”的意義上說，日本卻沒有過失敗。因為正是在竹內好為之心儀的“近代的超克”的視野中，太平洋戰爭才被解讀為籠統的“亞洲”反抗西方列強的戰爭，是對“亞洲”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不但近代以來，日本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支持、唆使下進行的甲午戰爭，在英美軍費貸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戰爭，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為“亞洲對西方列強的聖戰”，而且，在他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是帝國主義之間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爭鬥，它沒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擴展的意義。⁸

第三世界國家曾無一例外地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二戰後這些國家紛紛獨立，有著美好憧憬的善良人民在民族主義領袖們的領導下，這些強者又無一沒有國外發達國家的背景，他們或仿效西方建立代議制政府，民主了，自由了，人權了；或學習蘇俄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幻想著“從此走向繁榮富強”。然而，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經濟上積貧，政治上積弱，昔日民族主義的領袖少有不墮落者，獨裁、政變、領導腐化、人民暗無天日，前途渺渺，仍在少數大國的操縱之下。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在政

⁷ 陳光共：〈日本是獨立國家嗎？〉《讀書》2005年第7期，第38~46頁。

⁸ 韓毓海：〈竹內好何以成為問題〉，《讀書》2006年第4期，第128~134頁。

治上好一點，日本在經濟上好一點，僅此而已。李零說：“敵人的概念，三天兩頭換變。敵人也是人。我們不能‘兩個凡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一定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一定擁護。敵人吃飯不吃屎，我們不能反過來，專吃屎，不吃飯。”

重要的是，帝國主義是這五百年從未往去的大戲，我們當然要反帝不臉紅。

明白這一點，就會明白日本這一百年裡，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扮演的亞洲二等帝國主義的角色。在今天，日本在美國導演下扮演的角色。日本想當“正常國家”，當“聯合國的常務理事國”。首先，日本要脫離美國藩屬國的附庸地位，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日本正在去和平憲法化，當一流軍事強國，重操舊業，而且是在美國導演下……

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產物。當時的世界，很不景氣，到處瀰漫著對民主和進步的絕望，權力意志甚囂塵上，大家希望，強者出面，收拾殘局。希特勒的群眾基礎是不斷失業而地位下降的小資產階級，而日本軍國主義的群眾基礎是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美國製造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將世界帶入百年不遇的經濟大蕭條，日本又一次進入歷史的怪圈。

正因為作為思想家的竹內好是從維護思想的複雜性、神聖性的角度，在總體上維護“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無論談論30年代日本左翼還是談論竹內好，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學術問題和思想問題。

明治維新 / “西南戰爭”——近代危機與“超克”的起源。
所以竹內好才這樣敘述中國近代史：

日本的西南戰爭與政治文學之關係，如果把時代錯一下位，那麼就和中國的戊戌變法以及義和團事件之與政治文學的關係很相像。如果這種比附成立，那麼儘管情況有別，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學革命”聯繫起來一樣，把國民革命與革命文學聯繫起來，

也就並非生拉硬套了。或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種關係也和滿洲事變後的政情與民族主義的興起很相近。

在這裡，竹內好首先是把魯迅和孫文當作民族主義意義上的革命者來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他對於魯迅和孫文的最大誤解也恰恰就在這裡。首先，作為“民族主義者”的孫文更是一個強烈的世界主義者（這甚至構成了孫文與他的許多革命同志的重要區別，以至於積極參與中國革命的北一輝，一直批判孫文是個“美國人”）。也許與竹內好更重要的不同是，孫文畢生對於帝國主義的批判，從來沒有籠統地成為對於“西洋”的否定，這正如魯迅被視為現代中國的“良心”，但是魯迅本人卻是一個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一樣。

當然，“近代日本的存在本身是一種悲哀”，這樣的說法更是一個洞見，不過，這種“悲哀”抽象地說，就是近代日本一直處在“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這些在傳統的基本軸線中所包含的對抗關係”的掙扎之中。然而，更深入地說，近代日本最為“有苦說不出”的窘境（悲哀）其實就是：近代日本這個“蛇”，先是被西方列強鼓勵、縱容，力圖去吞掉中國和俄國這兩頭“大象”，而當它被死死卡住的時刻，西方列強卻突然出手，猛擊其七寸。這就是“近代日本這一存在”所具有的“難以名狀的悲哀”之實質。

竹內好對於今天的最大意義是：他提示我們要將歷史和現實理解為危機的結構，並且將思想投身於這種危機之中。但是，竹內好的局限卻在於：他代表的處理和尋求危機出路的方式是不祥的，甚至是有害的。作為畢生倡導以批判的、主動的主體姿態介入社會危機的思想家，特別是作為戰後“安保鬥爭”的一面旗幟，竹內氏的批判中缺乏的，恰恰是對於日本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切實分析，儘管這些批判洋溢著浪漫主義的色彩和道德的義憤，但也正如馬克思所說：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社會的分析，批判的

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竹內氏批判立場的浪漫和道德化色彩沒有強化，而是弱化了他的思想力量。甚至在某些時候，當面對著思想的嚴峻矛盾和現實的兩難選擇，他的解決方式（超克）好像是義無反顧選擇一端，如果選擇錯了或者失敗，那就“自殺以謝天下”。——這與其說是“浪漫派”，不如說是武士倫理的鴛鴦政策。因此，竹內好提供的出路並不是現代的。

包括30年代的左翼思潮和竹內好的“超克論”在內的思考，其實都是在這樣急遽動盪的背景中展開的。而“昭和精神史”從馬克思主義走向“日本主義”的不斷倒向右翼化的“超克”過程，從語言上說，就是從“衆聲喧嘩”走向“獨語”和失語的過程，而其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從衆聲喧嘩的“民主制”，走向天皇的《軍人敕諭》、“軍隊的大禮服”和“戰爭的詩篇”。從這個意義上說，昭和時代的精神史並非如“竹內好主義者”們所說的那樣，是對現代的“超克”，是開創了新的思想時代的可能性。過分一點說，這種所謂“超克”，先是對西洋不成功的模仿，而後就是回歸到了“日本主義”罷了。

竹內好說，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並沒有侵略歐美，日本只是要奪回歐美在亞洲的殖民地而已。那麼，日本是否侵略過中國呢？他更坦率地說，日本的知識界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而這其實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所謂“近代的超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近代的超克”表面上包涵著以“亞洲價值”批判歐美“現代性”的意義，背後則預設了一種亞洲結盟對抗西方霸權的假定——但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有哪個帝國主義列強曾經跟積弱積貧的中國結盟，真正扶助過中國呢？一個也沒有，從來也沒有。所有的不過是他們以亞洲和所謂“共同體”的名義奴役、侵略中國罷了。

同樣的，近代以來，中國的獨立和復興，不是依靠與任何國際勢力“結盟”的方式，而是通過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浴血奮戰、通過犧牲了千百萬人的鬥爭而取得的。正如毛澤東所說，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列強都打過我們，希望與他們結盟，無異於引狼入室，與虎謀皮。

所以，在倡導“近代的超克”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意義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所謂“近代的超克”，其真實歷史背景就是“大東亞共榮圈”，也就是日本與西方列強為爭奪亞洲殖民地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而且，19世紀以來，日本之所以先後得到英美兩國的全力扶持，主要是出於牽制中俄的戰略目標。衆所周知，中日甲午戰爭是在《英日通商條約》簽訂後八天爆發的，日本其實是得到了英國的支持之後才敢於公然挑釁中國。而隨後的日俄戰爭的主要出資國，其實就是英國，單靠日本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戰爭。只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列強不允許日本獨佔亞洲利益之後，日本國內對西方的不滿才甚囂塵上，日本思想界在此條件下才興起了“超克論”。

而只有把“超克論”放置到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去，我們才能對當前所謂“亞洲共同體”的說法保持必要的清醒，同時，也才能對中國獨立自主、不結盟、不稱霸的外交準則，產生真正的理解和領會。⁹

離開了“西南戰爭”，就不能理解“明治維新”，正像離開了義和團運動就不能理解戊戌變法和中國歷史。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列寧聲稱放棄在中國的不平等權利，相互呼應。美國作為後起之秀的帝國主義強國，和日本在亞洲帝國了一把“亞洲的原理”。日本的悲劇，是成功地在亞洲“過把癮就死”，當了一回帝國主義的好學生。日本的問題是小問題，美國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大問題；日本的道理是小道理，美國的道理才是大道理，大道理管著小道理。在西方看來，義和團是民族主義，八國聯軍才是國際主義。後冷戰時期，西方正在逼俄羅斯重新撿起曾扔掉的槍，繼續玩冷戰的遊

⁹ 孫歌編，李冬木等譯，竹內好著：《近代的超克》。

戲。這個世界，自其不變而觀之，舊的世界格局一點未變。¹⁰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再一次睜開眼睛看世界，人家的先進和我們的落後，說破英雄驚煞人，怨天尤人苦恨誰？大家想到的是祖宗不足法，罵祖宗，罵封建專制，罵封閉停滯，罵小農經濟，罵吃糧不吃肉，罵中國沒有宗教大一統，罵中國的方塊字，心理的自卑和憤懣，對中國的傳統恨到了根上。一曲《河殤》的播出是悲憤的頂點。之後的“潛規則”，“血酬定律”，好像是中國獨有的國產自造，是中國傳統的DNA。

只有李零超然表明“傳統並非如此，傳統無辜。中國傳統其弊故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眾惡歸之，集為怒府，把明明屬於中國現代化的不良反應，全都怪在傳統頭上”。什麼都吃後悔藥。

現在的中國，正好反之，剛過了幾天好日子，剛和人家學了三招兩式，就有了盛世感，國人中有一部分人闊了，尤其是一部分知識分子闊了，對外是惟美主義，惟美國馬首是瞻。對內是人文關懷，如同終極關懷，虛名實力一樣不能少。急轉直下，我們的信心仿佛一夜之間提高了，舉國若狂，耐心傾聽，在《狼圖騰》中，在《大國崛起》中，我們還能聽見《河殤》的聲音，看似相反卻極具對稱性，忽而哀怨，忽而亢奮。面對現代化的幽靈，中國人一直有大國夢想，小國心態，表面自大，骨子裡還是自卑，拿發達國家說事，拿歐美日說事。人家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囿於中世紀六百年的黑暗，不託古不能求新。中國古代社會是文化的制高點，面對現代化才百不如人，複製歐洲，複製美國，複製日本，步人家託古改制的後塵，拜錯了廟門。

世界已成一盤棋，全盤西化是不得不為之，還要小心謹慎學，摸著石頭學。

全球只有一個道理，即過去的稱謂是資本主義，現在取其廣義，“發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¹⁰ 邇邇道人（楊松林）：《道說天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

大道理管著小道理，硬道理管著軟道理。

必也正名乎，中國 GDP 的 60% 由民營企業家所出，80% 的勞動力是在民企和個體中就業。中國出口的 62%，高附加值出口的 80%，控制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國家手中。國旗中一個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四顆小星，四大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個也沒變，一個也沒少。多清楚的事，非要搞得名不正，言不順。揣著明白裝糊塗，良心都被狗吃了。

歐美日的“強國夢”的根本是一個“搶”字，明火執仗的搶是搶，巧立名目的騙也是搶，歸根結底都是搶，馬克思的術語叫“原始積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來的。資本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了包堆就是一句話，歷史上是搶得有理，後來是騙得有理，現在不用搶不用騙，一個貨幣霸權，一個軍工重組，順理成章的高科技，佔盡全世界的便宜沒商量。

中國無力搶別人，只能自己搶自己。“自力更生”，齊生產，多賣力，美國的國債、證券，許多變成給中國打白條，他們的金融危機是我們的產能過剩。

直面現代化的過程，反省現代化的來源，參透現代化的利弊，要看清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大問題，堅定對其批判的立場。面對現代資本主義，千萬不可幻想超越。超越論是一代中國人的強國夢，但夢總是夢，不是現實。現實是全球的軍費開支大大高過冷戰時期，而美國一國就佔了一半以上，而且是一水兒的高科技殺人武器。整個世界仍處於恐怖的和平之中。大戰未到，小仗不斷，海灣戰爭、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這個單子還會一直開下去，越開越長。現在是核武器震懾住對立的各方，是恐怖的和平。美國為什麼鏗而不捨地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一旦美國可以全面攔截住俄國人、中國人的導彈，恐怖的平衡就會打破。

這個世界最大的弊病都集中在全球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總過程中；這個世界最先進、最進步、永無止境的魅力與誘惑也

來自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的資本主義陣營之中。

（五）不可簡約的崛起故事

在每天產生 3~4 部國產故事電視片，國外影視盜版光碟從互聯網隨時扒下，大眾信息爆炸，審美疲勞的今天，《大國崛起》卻讓歷史成為“顯學”，不斷重播。不僅吸引了中國人的眼球，外國媒體的熱評也鋪天蓋地。我們不得不認為，《大國崛起》與同曲同功的《河殤》一樣，借歷史說事，借著天邊說眼前，撥動了吸引大眾眼球的穴脈，通古今，辨中外，明教訓的強國夢，這是中國民衆一點就著，屢試不爽的講史傳統。腳本由北大歷史系的教授們寫作，採訪了中外無數大腕學者和國外政要。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如：終身未娶的恩里王子如何改革了葡萄牙航海技術，精明的荷蘭商人發明股票，闊佬博爾頓資助瓦特發明蒸汽機，俾斯麥靠李斯特統一德國的關稅統一德國，俄國的彼得大帝隱姓埋名到歐洲學習造船技術，從英國大憲章到甚少流血的“光榮革命”，從美國的《五月花公約》到《獨立宣言》，新鮮、震撼、好看中對“大國崛起”耳目一新的梳理和解讀，最突出的是“和平變革”。配之史詩風格的音樂，異國情調的畫面，典雅生動通俗易懂的解說。但好看的歷史故事背後，是一個不連貫，不完整，任意剪裁，被美化，被誤讀忽悠拼裝的大國崛起的故事。

事實上，“大國崛起”的過程本身就包含了野蠻、殘酷、掠奪、強權和不文明。在結束對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討論時，影片提到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所遭受的踐踏和毀滅，但影片卻將另外一個與“大國崛起”的故事完全忘記了，這就是從 16 世紀開始直到 19 世紀中葉方才結束的、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所有早期崛起的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以及後來的美國——都參加了這場將至少 1200 萬非洲男女販運到美洲大陸為奴的貿易。正是這項貿易刺激了大西洋海域的國際貿易，激化了大國之間對海洋霸權的爭奪，但同時也為大國的“崛起”積累了原始資本。故事並沒有到此為止。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但紡織工業所需

要的棉花，則是由美國南部的奴隸種植園提供，一直到美國內戰的發生；美國憲法保護了技術發明，但脫棉籽機（1793 年為耶魯畢業生惠特尼發明）的發明卻使更多的非洲人永久陷入奴隸制的深淵之中。我們在講述大國崛起的故事時，似乎不應該忘記：早期的“大國崛起”的故事無不沾滿了非洲奴隸的鮮血，無不是在剝奪他人的自由的基礎上實現的。這種意義上的“大國崛起”決非是一項一往無前的、道德崇高的事業，而是一個帶有暴力、壓迫和掠奪的過程。

為了刻意表現強國崛起的內部原因，影片壓縮和簡化了大國的對外擴張、對殖民地的掠奪等主題，在史學上做了另一種同樣不明智的迴避和簡化。大國崛起的行為決不只是一種單獨的、與外部環境隔絕的行為。英國的崛起與帝國擴張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地給英國帶來了大量的物質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英國國內的階級衝突，促成了土地貴族向商業貴族的轉化，並使資產階級利用經濟的力量進入政治，國家得以相對“和平地”崛起。

大國崛起的故事也不是一個由精英和英雄壟斷的故事。《大國崛起》告訴了我們許多“英雄創造歷史”的故事。林肯便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在講述林肯解放黑奴的故事時，我們不應忘記，推動林肯邁出這一步的是內戰打響之後大量黑人奴隸的自動逃離。林肯的初衷是保護美國聯邦的統一，而不是解放黑奴，但奴隸的自我解放行動迫使林肯和聯邦政府修正了戰爭的目標；而事實證明，只有廢除奴隸制，美國聯邦才能得以倖存，後來的美國崛起也才成為可能。奴隸同樣是推動“大國崛起”的英雄。就真正的世界大國英國而言，大憲章是在 13 世紀初成文的，過了近五個世紀，君主立憲才成為成文的憲政原則，而民主制的到來還要通過 19~20 世紀的多次改革。真實意義上的“一人一票”的民主直到 20 世紀中葉才在英國實現，此刻距大憲章已有七個世紀的歷史，距光榮革命也有 250 多年的歷史。所以，崛起不是一種運動，而是一個過程，一個長期的、綜合的過程。

德國“崛起”的故事主線不是它如何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而是它如何在李斯特和俾斯麥的推動下走向統一、並以科技發明和重視教育為基礎而後來居上。同樣，在日本“崛起”的敘事中，侵略擴張只是以標題的方式一筆帶過，真正的重點是澀澤榮一、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的改革業績。如果說前蘇聯（俄羅斯）崛起的故事過於沉重，美國崛起的故事則近乎於浪漫。作為 nation（民族國家）的“大國崛起”與作為 power（強國或列強）的“大國崛起”在內容和過程上是不同的。強國崛起的故事是我們熟悉的：這是一個不同列強在世界範圍內利用堅船利炮、建立海洋霸權、搶奪和佔有他人資源、制定遊戲規則、建立永久霸權的故事。

但從另外兩種意義上看，《大國崛起》並不算是真正的“異類”。首先，它的立意和構思仍然沿襲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模式。影片的真正興趣並不在於探索和研究歷史，而在於利用歷史（或者說部分的歷史）來說明一種世界觀，表達一種政治情緒或者說意識形態。這與我們過去熟悉的實用史學的解釋模式如出一轍，不同的是，17~18世紀的英、法同為歐洲強國，但為什麼法國最終走向了專制王權國家，而英國卻走向了君主立憲的體制？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在18世紀末先後發生，都受到了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但兩者的結果為什麼如此不同？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是值得比較的題目。為什麼這兩個國家可以如此迅速的崛起、而在崛起之後又都如此迅速地走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是制度的原因、思想文化的原因，還是國際環境的原因？我們也注意到，德國和日本的故事實際上都包含了一個“兩度崛起”的故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可以“第二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冷戰的原因。沒有冷戰，便沒有它們的二度崛起。

“崛起”的概念也同樣令人感到納悶。什麼叫做“崛起”？衡量一個國家“崛起”的標準是什麼？影片沒有清楚地說明。如果說西班牙與葡萄牙對世界海洋的瓜分是“崛起”的話，那麼這種“崛起”與“稱霸”有何區別？如果英國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

隊、稱霸大西洋標誌著英國的“崛起”的話，那麼，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是一種“崛起”的表現？我們注意到，影片在討論“崛起”時，時常將“崛起”與“現代化”混為一談，影片使用了“大國崛起”作為組織性主題，但“大國”和“崛起”恰恰是兩個定義十分模糊的概念。什麼是“大國”？什麼叫做“世界性大國”？影片的定義非常不清楚。為什麼要選擇這九個國家？為什麼它們的影響、它們的崛起是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跡，而其他的不是，也沒有交代。事實上，影片討論的九個“大國”是不同的國家，其性質在世界史上有不同的涵義。早期“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都是實施君主制的王權國家，它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s）。18世紀末經由與英國決裂誕生的美國與經過大革命後的法國算是新的民族國家，19世紀“崛起”的德國、日本則是另外一類民族國家。英國經歷了一個從君權神授的王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換的過程，俄羅斯也經歷了同樣的階段，而蘇聯則又與同期的所謂民族國家又有許多的不同。

在英國“崛起”的故事中，伊麗莎白女王時代被描述成君主制的典範，是英國進入“強國”行列的制度基礎，但此刻的君主制為什麼可以避免君主與貴族的衝突，而19世紀的英國卻因王室與議會的衝突導致了內戰，影片都沒有說明。這些故事的敘述留下了很多的漏洞。在對美國制憲會議的描述中，影片的注意力集中在華盛頓的身上，而不討論會議爭論的核心問題、達成的妥協、留下的隱患等問題，對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制憲會議的靈魂人物及其思想隻字不提。進步運動的故事多集中在西奧多·羅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上，而不涉及這項運動真正的改革內容：轉換政府職能、擴大政治民主、實施“社會正義”立法、改變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秩序等，並無視真正推動這場運動的勞工階級、社會主義黨人、中產階級改良者和平民黨人。

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李零看得最通透：

“帝國主義”一直是歐洲的夢。

富勒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指這種夢。它不同於列寧定義的“帝國主義”。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只是近百年的帝國主義，富勒說的“帝國主義”是上下幾千年的帝國主義。

他的書，每卷各有一個重點，第一卷是“羅馬帝國的產生”，第二卷是“不列顛帝國的產生”，第三卷是美、蘇稱霸。他預言，兩霸中獲勝的一方將成爲“全球性”的“帝國”。

總之，富勒的西方戰爭史是帝國主義史，在他眼裡，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帝國主義史。

前一陣兒，有個時髦話題，叫“大國崛起”。電視臺熱播的《大國崛起》，歷述近五百年世界九大國的崛起，就是配合這一話題。它和當年的《河殤》真是相映成趣，只不過一個是悲情版，一個是豪情版。

富國強兵的大國夢，不僅是西方的夢想，也是中國的夢想。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撒熱血，前仆後繼，謀民族解放，謀民族統一，爲什麼？不就盼著這一天。幾乎所有被壓迫民族，因爲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會有這種夢想——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但我們別忘了：

(1) “大國崛起”就是“帝國主義的興起”，“八國聯軍”的“八國”就是這類國家（現在的G8還是這類國家）。

(2) 反對和被反對，往往具有對稱性、傳染性。前蘇聯也好，亞非拉也好，武裝衝突也好，和平競賽也好，“崇洋媚外”也好，“超英趕美”也好，都是衝著同一個榜樣，好像飛蛾赴火，棄暗投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3) 中國就是當了大國，像某些人夢想的那樣，代替美國做世界老大或與美國聯手共治世界（有人叫G2），又怎麼樣？

毛澤東說，中國永遠不要稱霸。鄧小平說，中國要夾起尾巴做人。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說，中國的尾巴已經太大，兩腿之間夾不住了。

蘇聯的教訓，我們不要忘：

反對帝國主義，卻被帝國主義化。

這不是喜劇，而是悲劇，于連式的悲劇。

……

德國爲什麼屢戰屢敗，地理位置很關鍵。

德國是內陸國家，雖有歐陸強大的陸軍，但四面受敵，難以突圍。這種環境，我國古代叫“四戰之地”。比如洛陽爲“天下之中”（有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羅馬），就是“四戰之地”。

近代歐洲，有如戰國。如果拿中國打比方，那麼歐陸以西的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歐陸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歐的德、奧就是三晉兩周，南歐四半島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吳、越、巴、蜀，北歐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東胡，東歐和俄國就是齊和東夷。

讀戰國史，大家都知道，外線作戰的國家總是佔便宜（如晉、楚、齊、秦），內線作戰的國家總是吃虧（如中原各國）。這是一般規律。德國不能得志於天下，是因爲它被擠壓在中間，兩面作戰，腹背受敵（卷二：150 頁和卷三：5 頁）。法國的處境也有類似之處。

……

近代，西方戰勝東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圍大陸，海洋是外線，陸地是內線。

比如英國，最重海軍建設和制海權。他們深知控制海岸和海道的好處：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迴包抄，海外殖民地，星羅棋佈，也爲英國提供了無數的基地。

英國曾先後打敗西班牙和法國，無敵於海上。但爲什麼它還是衰落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簡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英國的背後，還有一個大國，即現在的世界老大。美國才是處於最外層。它既可從大西洋包抄歐洲，也可從太平洋包抄遠東。

地緣政治（geopolitics，鈕先鐘叫“地略”），陸地包圍陸地，

海洋包圍陸地（現在還加上天空和外太空，從天上包圍地上），有如中國的圍棋。

包圍反包圍，這是老話題，也是新話題。中國，有山下包圍山上（如五次反圍剿）、農村包圍城市（如延安／西柏坡與重慶／南京的鬥爭）。美國，也有黑人佔領城市、白人往農村跑（連美國首都華盛頓都如此）。

冷戰，在本質上還是包圍反包圍，這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

富勒的書，最後是結論。這個結論，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前瞻”。“回顧”主要是吃後悔藥，後悔沒有消滅蘇聯。“前瞻”主要是盼美國戰勝蘇聯。

我們先看“後悔”。

富勒的“後悔”，大體可以歸納為五條（有些是從前面的章節歸納）：

（1）蘇聯是西方之大敵，共產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危險。英國的上策是移禍蘇聯，讓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兩敗俱傷，正好坐收漁翁之利。德國打蘇聯是好事，讓英國感覺很安全，丘吉爾不該感情用事，不計代價，不問後果，選擇與蘇聯結盟。

（2）希特勒沒惹美國，美國憑什麼參戰？珍珠港事件，羅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讓美國挨打，為美國參戰找藉口，這是陰謀。如果美國不參戰，只為英國作後援，不會有後來的局面（注意：兩次大戰，富勒都反對美國參戰）。

（3）英、美在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上不該講“無條件投降”，令德、日作困獸鬥，既摧毀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蘇聯，這是得不償失。

（4）美國怕死人（估計要死一百萬人），讓蘇聯出兵東北，替美國人當炮灰，導致共產主義統治中國。

（5）美國在廣島、長崎投原子彈，不像基督徒所為，更像成

吉思汗。這樣大規模屠殺平民，是給西方抹黑，讓西方備受道德譴責，一直抬不起頭。

戰爭結果，無可挽回的是，英國衰落了，它導致了美、蘇稱霸的冷戰格局。

世界三鉅頭，他都罵。一罵斯大林，罵他暴虐無道，超過希特勒；二罵羅斯福，罵他爲了安撫蘇聯，不惜出賣老朋友（英、法）；三罵丘吉爾，罵他被希特勒打昏了頭，竟然與蘇聯結盟，違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

“前瞻”，是對冷戰前景的展望。

在本書的最後幾行（卷三：555頁），作者說，英國“保護著歐洲的政治自由”，而俄羅斯是“歐洲政治的天生對頭”。二次大戰後，英國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星條旗，這面大旗是和蘇聯的鐮刀斧頭旗作對。關鍵是，哪面旗子會扯下來。

……

二戰結束後的世界是個冷戰的世界。冷戰才是大格局。

冷戰是兩次大戰的延續。在本質上，它仍然是一種戰爭，只不過換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庫爲後盾，調動所有軍事手段，同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心理戰結合在一起的全面戰爭和總體戰爭。表面的和平掩蓋不住固有的衝突。

戰後，“禮樂征伐”出於美國。

美國有六大戰區覆蓋全球。歐洲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後蘇聯仍然是最大假想敵），爲冷戰前沿；中央戰區是對付伊斯蘭世界，爲熱戰前沿；太平洋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和中國（後蘇聯也照圍不誤），冷戰、熱戰都有。熱戰是包在冷戰裡面打。所謂“民主國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爲這些國家太民主，而是因爲他們的防務被打包成捆，裝進了美國的冷戰體系。

美國圍剿全世界。

這場圍剿反圍剿的較量，其實並沒結束。已經發生的事驚心動魄，將要發生的事動魄驚心，“決定性戰役”的歷史，還有待續寫。

西方的“敵人”，概念已經發生變化。

極權主義，本來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現在卻被當作共產主義的別名（英國人最愛這麼講，奧威爾也受了傳染）。

恐怖主義也代替了“東方的野蠻人”。

讀《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我們不難發現，如何退出軍備競賽，結束長期對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戰雖冷，仍然是戰。

今天，我們應該明白：

（1）極權主義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戰爭。它是一種四面受敵的戰時體制。恐怖主義，也是遭受圍剿的反應。

（2）資本主義不是幾個孤零零的國家，而是個鋪天蓋地的世界體系。上述問題絕不是少數“民主國家”以外的問題，而是這個世界體系之中的問題。

膿瘡潰爛，不是膿瘡出了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

只有消滅戰爭，才能消滅災難。

越戰期間，全世界的反戰呼聲，是我們惟一能夠看到的世紀曙光。¹¹

中國應該如何崛起？中國崛起的意義是什麼？影片中有人評論說，中國的崛起就是“入流”的問題。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中國的崛起不可能、也不應該重複其他大國走過的路。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世界性的工程，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中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曾在近代飽受“崛起的”大國的欺辱，又經歷了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尋求“崛起”的實踐，並揹負著幾千年之久的文明傳統，這樣的國家如何崛起呢？¹²

¹¹ 李零：〈讀《西洋世界軍事史》〉。

¹² 王希：〈不可簡化的崛起故事〉，《讀書》2007年第3期，第18~26頁。